

2024 年第四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 決審委員會 會議紀錄

- 會議時間：2024 年 10 月 9 日（三）上午 10:00
 - 會議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六樓北側 D 室
- 會議主席：彭瑞金
- 評審委員：彭瑞金、李昂、陳昌明、郝譽翔、張耀仁
 - 紀錄：邱于芳

本屆徵件，開放自行報名及組成推薦小組推選台灣年度優秀短篇小說作品參賽；自行透過系統報名共收到 157 篇作品，後者邀請 5 名委員推薦，並將稿件分為「未公開發表」稿件，及「已公開發表」稿件，分別交由兩組評審審查。本屆決審會議入圍稿件共計 8 篇，未公開發表稿件 4 篇，已公開發表（含委員推薦作品）4 篇。

一、 整體參賽作品觀察、評選標準

張耀仁：我擔任初審委員，針對初審入圍的這幾篇作品，在我看來最主要較量的就在怎麼樣有架構的說故事而不是編故事的一個情況，另外著眼在用字上面，作為文章的載體，文字是相當重要的，另外當然就是在所謂的架構、用字之外，作者想要傳達什麼樣的一個題旨，同樣就是初審委員關注的部分，那以上是我在初審審查這些「未發表作品」的看法。

李 昂：我覺得這一屆的水準滿好的。可能因為那麼多篇參賽作品，已經淘汰到剩下這一些了，所以水準都滿整齊的。

現在許多創作者選擇用別的媒體、用影像去處理要說的。臺灣還能這樣子的文學獎，有這樣的參賽作品，我真的覺得是很值得稱讚、鼓勵的。

我選擇的標準，有一點為難，我一向喜歡那種有創意的作品，就是創新、引導一個新的創作方式，可是另外一方面也看到這樣的作品可能有不足之處。所以我今天，很願意跟大家共同來溝通，看看我們是選擇用比較傳統的書寫方式，可是很完整的作品，還是選擇一個創新的作品，可是在閱讀上對一些人來說有困難。我自己當然有我的堅持，可是也很願意聽其他評審的意見。

郝譽翔：這次的作品真的是都滿精采的，而且都有一定的水準，那大體上大概有兩個類型，一個就是傳統，它們寫得非常的完整，然後小說的技巧也很嫻熟，但是難免在題材上有些老套，有很強的復古風，這也是滿

特別的一點，那另外一批作品就是非常具有實驗性，非常大膽、創新的，那當然就我個人來講，因為畢竟這個獎項是動見觀瞻的一個大獎，所以我還是比較期待看到一個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陳昌明：這次有一些比較傳統的寫作，寫得比較完整，但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作品，不一定會得獎，但是我都很喜歡，比如說〈我們的鳥關係〉是挺有趣的故事，可以寫得這麼有趣，而且把鳥類故事都放在這裡，我覺得這個滿不錯的，但是我不投它是因為我有更喜歡的。那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可以看到我喜歡的作品我都不一定投它了，都還會有更喜歡的，這裡面就看出我們這一屆裡面那個作品的份量其實是滿足夠的。當然我也看到了很多作品在語言表達上出現問題，可能是現代寫作者在語言塑造的過程受到西方語法的影響，語言就不太流暢，很多倒裝句等等。

彭瑞金：可能我比較算是老人，那我認為基本上你不管文學作品用什麼東西表達，那其實不是寫給自己，向自己的內心交代，還是要寫給別人看，寫給別人讀得懂。基本上我當然可能會覺得說，這個技巧的一個變化當然很重要，但是最基本的還是小說要寫給別人看。

二、 第一輪投票

第四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 決審會議統計表			
編號	篇名	票數／分數	統計
A1-036	我們的鳥關係		
A1-061	推不倒的那堵牆		
A1-074	六合路裡的某種友情		
A1-088	土風時代		
B1-021	外省姊夫	彭	1
B1-025	抵達靜脈的瞬間		
B3-003	秋霞	張	1
B3-004	台灣星戰計畫全史	李、陳、郝	3

採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第一輪投票，選出三篇作品，經五位委員共同決議，就這三篇作品進行單篇討論：B1-021〈外省姊夫〉、B3-003〈秋霞〉、B3-004〈台灣星戰計畫全史〉。

三、 單篇討論

B3-003 秋霞

張耀仁：我之所以圈選〈秋霞〉這篇作品最主要得力於他的文字敘述，作者能夠用非常好的文字去講一個非常古典的故事，雖然是一個古典的故事，但是作者在敘述的過程當中，其實也玩了許多文字上的諧音梗等等，當然也融合了閩南語等等的敘述，讓原本是一個非常古典的故事有一個提升的狀態，也特定書寫了某一個地域，或是說更擴展開來〈秋霞〉的一個形象的描述，實際上他的許多的句子可以當作金句來去畫重點的那種情況。放在當代這種新的性別認同也好、新的性別的議題，這篇作品真的太古典，在描述女性上面，好像會回到 1980 年代初那樣一個情狀。

李 昂：我其實不覺得〈秋霞〉有那麼古典跟八〇年代，你注意看最後小說結尾，這個女人把那個癱瘓的男人給拖下來打，踩他無功能的生殖器，我看到那裡的時候覺得不亞於我的〈殺夫〉，只不過他鋪陳太少，要不然他真的反映了八〇年代絕對不敢寫這樣的東西。這非常貼近真實。只是關於這個女人這部份的書寫，片段太小，看不出來它的力道。我覺得這在女性書寫上，其實是很震撼性的，因為終於，那個女人的怨氣真的發洩在那個男人的身上，打他，把他從輪椅上推下來，還寫到對他的性器官的不滿。這是過去八〇年代不可能寫的。我是覺得這篇非常女性主義。

郝譽翔：我覺得〈秋霞〉這篇寫得非常的精采，覺得這個作者的文字功力、敘事的氛圍掌握，其實是相當到位精緻，而且很準確，可以看得出來是非常專業一個寫作者。那最好的部分就是結尾的部分力量出來了。但我沒有選他的原因是因為，在小說前面我覺得節奏有稍微沉緩，所以如果沒有耐心的讀者可能等不到最後的爆發，前面感覺還是比較傳統的印象，可是到後面才來一個非常戲劇化的一個大翻轉，結尾的段落其實非常精采，只是前面鋪陳得太長了，在這方面稍稍遜色了一些。

陳昌明：我同意就是整篇作品後面的部分很精采，可是我覺得沒有好好把那一塊更細緻處理，如果他把力量放在那裡，不要前面這麼多拖沓的文字我會覺得會好非常多，而且文字還有點莫名其妙。從語法看就覺得那個倒裝語言不合適，那這種語言的問題有些時候他還故意有點文藝腔，我會覺得這樣的修辭太「高中訓練」出來，舉個例子，前面寫秋高氣爽，然後又說蕭條的秋色，這兩者是不太一樣的概念，秋天在形容的時候是有層次的，結果他把兩個不同的概念放在一起，而且後面即使是形容秋天「多半風和日麗秋風襲襲」，風和日麗就好了，然後

後面可以接蔚藍的天空，那我覺得沒問題，可是中間夾著秋風襲襲，從一個語言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有一些蛇足。很通順的寫就好了，不必有那麼多修辭，我對於太多的修辭反而會覺得反感，這也就是造成他前半部拖沓的原因，這一部分都在前半部，所以我沒有選他。

李 昂：不過替他講一下話，他也安排了伏筆，這個女人後來會做這樣的事情，從她他去賣檳榔，還有懂得穿得很保守，假裝學生或什麼老師之類的。其實也很技巧地安排了這個女人後來會去毒打丈夫的伏筆，我覺得這種寫實是過去真的不敢表現的。

彭瑞金：基本上如果投一票以上我可能也會投〈秋霞〉，那原因大家剛才也大致上講過，這篇其實也提出不少的議題，不過他的問題剛才也誠如各位所提，我只是補充一點，因為殺夫其實是鋪陳到有很多具體的事證，人如果還有一點點這個脾性的話就要殺他，這個推進是很精彩的沒有錯。可是他其實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還被人家懷疑說外遇，其實發洩的動機是這個，可是他那個外遇只有一句話，有點可惜。

B1-021 外省姊夫

彭瑞金：〈外省姊夫〉坦白講，我覺得是在這個八篇作品裡面，覺得大概就是故事性最完整的，而且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查時代背景，比如說那個高中老師薪水多少，那個時候上尉的薪水多少，我覺得大概出入不大，我一開始覺得說好像不太行，但是他對於那個時代的外省人跟台灣本土的女性，這樣一段婚姻關係產生的家庭，我覺得藉外省姊夫這個人物，把一個時代背景很多的故事都把它集中在一起，我認為是這八篇作品裡面故事性最完整的一篇。描寫這個人物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大毛病，他當然也有一個缺點，最不容易接受的是，賣弄詞藻的部分，到最後，本來是一個很樸實的作品，或是有某種嚴肅性的作品，搞到好像有點在開玩笑這樣。

陳昌明：我覺得這個故事本身，其實在台灣社會裡面發生情況滿多的，因為台灣女性或者不管是台灣女性、客家女性嫁給外省的這些先生，尤其是軍中的比例還滿高的，就是說在過去社會裡面，我們身邊發生很多這一類的故事，這一篇其實算是寫得很到位，就故事性來說我覺得也滿好的，也沒有問題，但是我覺得讀起來味道還是不夠，我雖然覺得他很真實，可是他還沒讓我覺得很精彩，所以就在這個一點點的差異，雖然我覺得他已經寫得非常好，就一篇小說，但是我沒投他，最主要還是這樣，不然裡面的很多敘述看起來都覺得就在我們小時候真的經

歷過，而且真的發生的，裡面的很多小細節還真的很真實的反應，可是就讀小說我還是覺得要有被刺激到精彩的部分，而不只是反映現實，跟歷史不太一樣。

郝譽翔：我也覺得這篇其實真的很有意思，雖然就是看起來是一個復古風，在寫一個過往的年代，可是整個語言跟敘事的方式非常大膽跟有新意，包括他的語法，但是我沒有選他的原因覺得他的修辭上可能有點太用力或者是太過頭，我覺得這個作者有時候可能有一點要炫學或者是要做一些橋段，可是因為太用力了反而讓這篇小說有一點過頭了。

彭瑞金：他其實是用這個來表達那個時代語言的混亂現象。但是我覺得好像不應該這樣表達，到最後有點牽強。

郝譽翔：對……要不然整體其實真的是很有意思、很好看。

彭瑞金：主要他構思這個外省姊夫，不是所有的外省兵跟臺灣女子結婚的這個故事都是這樣，其實對這個姐夫的個性的一個凸顯，也非常有特色，這個姐夫至少在當時我們這個年代刻板印象的外省人當中，他還是比較有助於所謂透過婚姻關係達到族群融合的一個人，這樣的一個因，我一直覺得這篇具有這樣的時代性意義。

郝譽翔：不好意思我還有一個疑問，第 15 頁的那個對話，應該是一個閩南語的對話，對不對？但似乎無法以閩南語來讀？

彭瑞金：我也覺得這個有點奇怪，因為人口販子的問題不是去綁票，他這是綁票，不是人口販子，人口販子都是父母、家人同意把小孩賣掉，或是說中間比如說莫那能講的是學校的老師當仲介把人賣掉，這個其實我覺得他這個描寫不太對，他擄人勒索。最後十五頁倒數第二段，我覺得也是很突兀的東西，當然他這個是沒有錯，上元、中元、下元，大概都是指 10 月水官大帝生日，這個是沒有錯，可是怎麼會突然冒那麼一句，純粹是賣弄，賣弄到最後也對這個作品、主題產生渙散。

張耀仁：我覺得這篇文章致命傷是他的用字不是那麼講究，比方說他第 4 頁他寫說「很潮的自由戀愛」，那我就在想說，他這個是敘事者「我」就是那個小孩子的視角事後回憶，還是說是當下的情境，因為如果是當下應該不會講出很潮的自由戀愛，這樣的一個敘事的字眼才對，然後在第 5 頁他們家人說的這個語言，一下國語一下台語，可是總感覺他的家庭應該是一個本省家庭，尤其是他的描述年代應該是 1970 年代

吧，那因此有可能就是說一下子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如果這個敘事者「我」使用國語應該是沒有問題，可是如果是他的家人的話，上一輩人一下子國語一下子台語，這個我會有點納悶，然後另外在第 12 頁他提到 1988 年上映的電影「兩人」，可是你設置的年代不就是 1970 年代，怎麼會有 1988 年這種跨時空的一個東西，這個就讓我覺得他在敘述的細節上面不是那麼講究的一個情況，那尤其是他描述的這個故事，又是我們經常在很多戲劇裡面也會看到這種再現的外省軍官跟本省少女結合、聯姻的一個情況。因此在我看來可能作者需要再講究一下，尤其是那個對白的部分，他可能要再符合他自己人物的一個設定，比方說他如果要用台語講話的話，那基本上我們現在閩南語這個台語文的書寫已經建立一個系統，因此我覺得他應該依循這個系統來進行書寫會比較適切一點。

彭瑞金：我先回答張委員，因為我對這篇的年紀、時代有很仔細的去算過，這個外省姐夫是 1935 年出生，所以他 15 歲的時候來台灣，在發生故事的時候是 1966 年，他 32 歲，他的岳父 41 歲，好像是差不到 10 歲，所以他岳父反對的原因是這樣，但是他最後故事你講的那個時間點，是 1989 年開放探親的時候，他那個外省姐夫是 55 歲，所以那我一直覺得說這個時候他為什麼前面講那個什麼上國中開頭，當然這個前面他姐姐、姐夫的事情他可能還不懂，因為他不是那個年代出生，所以他如果這個故事的結尾是在 1990 年代，1989 年的話，這個女生國中的話，我覺得好像還不太離譜，沒有差很多，最多差個一兩歲，這個我有算過，提供你參考。

李 昂：我的年代就會經歷這種事情，而且我們家族裡面就有這樣的例子。因此這個小說對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太輕描淡寫了。事實上背後的那種傷痕、壓力、排擠，跟整個家族所不容。至少在我們本地人的這部分，是這樣的。對那個時候去嫁外省人，一個家族的恥辱，大家都可以來罵你。這篇是非常好看的小說，寫得活潑生動，整個來講，我覺得離我經驗的那個年代的事件太過美化，沒有真正的深入，至少我個人的經驗，那是一個絕對是非常慘痛經驗，對一個女人來說。

當然這裡面也處理到一些三姑六婆，說他以後人家中國還有家，三年反共五年成功，就馬上要回去，你會被拋棄，這些都有講。可是我覺得話錯重點，真正心酸的，而且是真正必得要反抗的部分，都輕描淡寫。這些很美好的事情對我這種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跟我自己做一個女性看到我們家族裡的女性嫁外省人那種心酸，我覺得跳過了時代重大的事由，而著重輕巧的、取巧的來寫一個完美的故事，對我來講

就非常不可以接受。

第二點我要講我們一直在講到，他為什麼用一個有一點開玩笑的、有一點詼諧的那種敘述方式來敘述，我覺得其實對這個小說反倒因此形式跟內容結合得很好。因為他沒有在那個時代，而且我們也不要求他在那個時代，他本來就是一個很後輩的敘述者，他也不清楚狀況，所以他用有一點這種玩笑的、詼諧的這樣的方式來說這個故事，反而跟他的內容結合得很好，如果他一本正經的、非常認真的口氣來寫這個故事，而又沒有達到我說的深入的話，那個就真的會有問題了。所以這個小說因此他扳回一程，他的這個開玩笑的部分，我們就說後生小輩搞不清狀況，他看到的就是這樣，所以他沒看到深入的、不好的地方，因此是可以被接受的，因為這是一個年輕後輩看的事情，所以我反而覺得這個部分結合得很好，他如果像〈秋霞〉前面那樣正經八白的去寫，反而會破綻百出，因為你為什麼沒有注意到這個、那個。所以這個人設，這個「我」的敘述者，反而跟他的不夠深入結合得非常巧妙。我覺得這可能也可以給年輕一代要寫這種過去的歷史，或者過去的事情，一個切入點之一，好壞那就完全看作家的創造的能力。我覺得是好看的小說，可是這當中真的跟我做一個女性了解的那時代背景差太多了，所以就覺得太避重就輕了。好處是他用了一個年輕人的方式去看過去，我們現在想要把鄉土重新用一個方式來寫，這個絕對是一個方式。雖然有些不負責任，因為我年輕我看不懂，所以我就用有一點玩笑的方式來回顧歷史，我們一直在找新的鄉土寫實主義，我倒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切入點，可以繼續往這方面來摸索。

B3-004 台灣星戰計畫全史

張耀仁：我想確實就像委員剛剛所提到的：傳統跟所謂現代的一個融合，我之所以沒有圈選〈台灣星戰計畫全史〉最主要是因為讀這篇作品一定會想到駱以軍的〈降生十二星座〉其他評審應該也很清楚這件事情，當然他試圖用電玩史去複寫這個黨外史，還特別融合性別認同、科幻議題等等，可是因為有一個前面的作品在那裡，所以他的企圖固然有試著要去突破，可是總是沒有辦法說服我。

陳昌明：我覺得這一篇滿厲害的地方在於，它用一個電玩或者是我們說過去的電動機台的回顧歷史，把政治跟很多時代的議題結合在一起，又沒有它太多的個人的預設立場，其實這裡面其實它反省的還不單純只是一個政治層面的，或者是電動玩具這樣的層面，它其實也在思考，這麼多過去發生的事到底怎麼了，所以我覺得它既有歷史，又有當代的意義，其實我看到它寫那個電動機台在八九〇年代，很多人真的堆在那路邊，一夕之間所有的人都不能玩，然後都收起來，然後堆在倉庫或

者堆在路邊，我那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我們當然都知道了，可是透過這樣的回溯，去看台灣這個電動發展史，我覺得太有意思，而且它甚至把那個奧運的 logo、很多東西結合在一起，而且這個結合又不是很僵硬的結合在一起，它很有想像力的，把很多東西，政治的議題看起來很了解又輕輕的讓你在那過程裡面去看到，我覺得這個人舉重若輕，我我很喜歡這樣的作品，又有想像力，怎麼可以這樣寫！譬如說他寫岩谷徹設計的小精靈，原來是在披薩屋，披薩滑刀滑過薄片的那一刻大家眼睛一亮，想到了小精靈，可是他寫這個小精靈的過程裡面，他說妹妹啊，姐姐是過來人，誰人生沒碰過幾個爛人，但是披薩到底是千絲千纏的，怎麼都畫不斷，他基本上既是在講小精靈的這個東西，又同時在講感情的東西，又同時在講政治的東西，你會覺得這個人滿厲害的，能夠把岩谷徹的這個東西講得那麼有意思。我們當然知道他講譬如說涉及到施明德的問題，可是他其實也不露骨的去講某一些東西，譬如說他講「終究在現實裡他只是一個遊戲」我覺得，哇，我一看就覺得原來過去的這些東西，在年輕一輩來看，他也是遊戲一場，那我真的都嚇一跳，他有一些不同的思考，那這種思考讓我們看到他反覆把這個議題帶進，明明是電動玩具、遊戲，可是又跟政治結合，時代背景隱隱約約在那裡面，這樣的寫法我覺得很有創造性，不管對這樣的一個議題能不能讓很多人有回應，可是我覺得能這樣寫我滿佩服的。

郝譽翔：我覺得這個作者真的是一個企圖心非常龐大，而且非常聰明跟博學的一個作者，這篇小說裡面融入了很多現在很受矚目也很熱門、很重要的幾個課題，像科幻、白色恐怖、革命政治、電動遊戲，乃至於性別認同，其實他這裡面有一個非常核心的議題就是性別認同，然後最後歸結於愛，所以每個類型他都將它融合在一起然後環環相扣，非常有意思，所以我相信每個人來讀這篇小說大概都可以從他自己的角度去讀出某些有趣的地方。

那當然他這篇小說也是有缺陷，就是在環環相扣當中有一些部分就太跳躍，或者是對讀者來講有一些吃力，跟不上他的腳步，但是我覺得他這篇小說就像是這個作者華麗的一次展演，裡面有很多隱喻，比如說像 1979 年美麗島事件，他藉由這個年份然後去談，看起來是要談革命政治，然後這個世界就是一場電動遊戲，而那也是一個陽剛的年代，所以在這裡面其實性別認同的課題是非常重要的，從被壓抑到最後如何破繭而出，非常有意思。

李 昂：這個真的是我的時代，而且我親身經歷的，那個 Nori 當然是施明德，他本來就叫 Nori，裡面的那個菊就是陳菊，蘭就是葉菊蘭、蓮就是呂

秀蓮。當 Nori 的名字出現的時候，我就想說他大概就是要寫施明德，後來果真如此。

這個小說我想有剛剛郝譽翔講的性別等的問題，這很主要，因為敘述者我就是徘徊在男跟女之間新的一個界定的方式。然後他一直想要用一個平行的方式來處理性別、電競、政治、跟社會。這些因素一直穿插當中，想創造出一種新的解構、組合，也滿成功的，而且作者很聰明，他可以把這些混天花亂墜，我倒不覺得華麗，我覺得很天花亂墜的單薄，因為看起來像煙火一樣，可是實際上你去究竟說這裡面到底要講出什麼的時候，我覺得真的要問一個問號，因為我經過那個時代，我能做整個聯想，包括電競，都是我的時代走過來這樣，我看出他的意義。可是我們今天把這個小說拿給——還不要講外國人去讀——拿給一個更年輕的，今年十八歲正是要讀文學作品的人，你想他會不會讀得一頭霧水？我覺得會。他會看到裡面的很炫技的東西，可是深層的意義出不來。

我們總希望作品能夠在某一方面打動了我們，不管在哪一個方面，不管用什麼方式。

我如果給他一個形容詞，我不覺得是華麗，我覺得是天花亂墜的一個宣言，他用很多金句，這一代的書寫者最厲害的。四處充滿天花亂墜的金句，可是深層的東西，作者不曉得是有心無力，還是說他本來就不要觸及？當然他也可以不要觸及，我就是演一齣天花亂墜的戲給你看，你看得懂多少就懂多少，可是我為什麼會還是有一點遲疑？

我們從讀昆德拉被他影響，然後來寫跟政治有關的小說，這個脈落還是在傳統裡面。就是說，必須有文學應該有的條件，包括要打動人心、要呈現出一個主題，或者是一個願景。

到了這篇作者，當然可以說這一些都不是我要的，我就是天花亂墜的演一個個金句宣言給你看。

可是我真的要問的就是，從昆德拉的政治小說到這裡，顯然他想跨越一個大步，可是我還是要問，除了這樣搞之外，還能不能給我們一些我覺得文學裡面還是該有的東西，感動我的、打動我的心的，而且最好是超越年齡、超越國界等等。

我看了很有感，可是我覺得我的有感是因為裡面從 Nori 到所有事件都是我走過的，我自己替他加上了很多感情，可是沒有我這樣的讀者，走過那個年代，作者玩的那一些東西會不會意義喪失，而需要很多的註解？我很想來跟一個年輕 18 歲的讀者談談，你讀出來什麼，我讀出什麼，一定很不一樣。我還以為，文學不只是留在這個炫技、天花亂墜的金句。

作者這麼聰明、這麼有書寫的能力，也想要開創一條新的創造風格。如果再往前推一點，他如果把文學應有、我還相信該有的世界性的準

則，如果還能夠有這個東西的話，我覺得那真的是劃時代的作品。

張耀仁：我想這篇作品的互文性很高，是建立在 1979 年這個史實上面，自己在讀這邊文章，確實也在想，假設是一個外國人來讀這邊作品，他完全不了解台灣史的一個作者來讀這篇作品的話，他到底能不能真正感知，因為我們其實投射了很多我們對於當年的這個理解，比方說他這裡寫的那汪 sir 當然應該就是汪希苓，就是情報局局長，但他那時候是副局長，但他這邊稍微做了一個修正，那在我看來他其實真正要寫的也不是什麼黨外史，我覺得他其實真正要處理的是那個性別認同這件事，就他想要解決我身為男性，但是我又想要跨界到女性的這樣一個主題上，所以他一直很渴求能夠獲得那個革命家的認同，然後把性別認同的情感投射到那上面去。我也相信作者應該也試著要去挑戰，這篇閱讀時還是會讓你聯想到駱以軍那篇作品的設計的橋段，那當然這邊作品試著去翻新、融入更多的一個東西，很炫技，他其實還試著用融合所謂的後設小說的寫法，來去挑戰讀者也好，或是說挑戰前行者這樣的一個敘述，可是雖然是饒有興味，但是當代我們已經看過這麼多華麗的影視作品，這些更撼動我們心靈狀態或是說視覺狀態的一個作品底下，如果把這些史實全部拆掉的話，這篇作品就是那個力道到底是處在什麼樣的位置上面，這其實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我們如果對於那個美麗島事件有所了解、對這種黨外史有所了解，就一定會很快聯想到，如果是不知道這個史實的人，他可能讀得很混亂，我們一下就會看清楚他基本上就在寫這個部分，包括他就是說那個把性跟外星人這件事情結合在一起，跟那個街機、搖桿結合在一起的那種雙重隱喻……我之所以沒有選這篇作品原因是因為，作者沒有錯，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他很有企圖心，或是說他的那種聰明的一個狀態，我覺得這其實剛好又可以拿駱以軍的作品裡面問了一句話：「我們還不能認真的悲傷」，我們在面對史實，或是我們還在面對街機這樣的一個作品的時候，我們到底是用什麼樣的一個立場或態度去面對這件事情。

李 昂：剛剛講的好像都是不好的事情，我還是要講他的創意跟他突破過去的框架，試圖找到一個新的寫作路線，以及重新去對我們傳統、對歷史、政治、社會的詮釋方式，想要找到一個新的表現，我這一點我是非常肯定的，所以我還是選他，如果再投第二次票，我還是選他，因為這個新的嘗試，我覺得非常地了不起，即便有我前面講的那些我認為的不足之處。

彭瑞金：後面這兩位的發言大概也暴露年齡。我先綜合大家所談的這個幾點，

基本上我認為他這麼多元的題材，可能要用長篇小說去表達的題材，他把它濃縮在短篇小說，當然一方面顯現他有高度的寫作技巧，他自己也是勇於挑戰，這個我們都是肯定，但是大家也在各位的發言裡面也不自覺感覺到好像煙火，多點開花，但是你能不能說出哪一朵花是什麼，你也說不出來，你只能感覺到是非常絢麗，所以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多元的，剛才大家也提到有歷史、有性別的議題、有電玩、有科幻這些都有，我是認為，我們今天評審的結果能不能跟人家講說，他到底他說了些什麼，什麼東西是他的主題，我想一個得獎的作品，讀者看了一定會問這個問題，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說，小說本來就是你讀到什麼算什麼，但是我認為這是不太負責任。我原來的這個意見，他這個寫的是一段現在一般台灣人未必記得的歷史，還有一群人物也是年輕世代完全不知道的歷史人物，所以可能在裡面的人物，大概我剛才開玩笑說你們兩個有一點年紀就是因為，你只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才知道他寫的是哪些人物，但如果這些基本上這些人物，你寫的東西，這個可能現在多數人都看不懂的時候，可能就純粹用這個科幻小說的角度來討論，那裡面的人物就是他的小說世界裡面虛擬的人物，當然這個他沒有錯，他也是善用這種技巧，但是我是認為說你要去表達科幻的東西，跟要去呈現如果你真想讓人家知道這一段歷史裡面的人物，基本上那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你要把它混在一起，結果弄得不知道寫給誰看，這是我一開始沒有投他的原因就在這裡。我還是一直認為，小說還是要跟讀者對話，尤其是文學家評出來，我想可能還是要跟社會對話。葉老會很高興，如果這篇得獎的話，因為他從大概四、五十歲開始，他一直是非常關注這個社會的文學的新意。

李 昂：我也覺得葉老為什麼會在我被罵得很慘的時候，還喜歡我的作品，就是因為他一直覺得文學是往前，尋找新的方向。

陳昌明：我們雖然覺得年輕一代可能看不懂，只看到表面，他們也覺得很好看，可是看不懂，可是大家想一點，整個文學史上那些重要的作家大部分作品，一般人都看不懂，你想想杜甫你今天看得懂嗎？除了唐詩三百首那幾首，他大部分的作品都非常非常難，台灣古典詩的這些作家們，有很多人也是看不懂，但我們不能忽略他的重要性，而這一篇如果被不斷的討論他的層次感反而會出來。

張耀仁：我想闡述一點是說，新世代在面對小說這一個題材的時候，炫技的東西我想就有點類似像一開始一定是把很多衣服穿在身上，可是如果我們揭開那些衣服的時候，回到一個小說的一個本質的時候，是不是那

個情感本身是更值得我們去做關注的。也就是說在〈秋霞〉這篇的作品當中我是有讀到他的情感流動。固然他前面的鋪陳真的是比較古典，但最後踩踏生殖器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慄，我覺得秋霞會做這件事情，也不是沒有原因，其實是道理，可想而知秋霞的日常生活肯定不是很好受。我當時圈選他，是因為他在處理情感這件事情上面的情感流動這件事情上面，我覺得他是有專注去克服這件事。

四、 第二輪投票

第四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 決審會議統計表			
編號	篇名	票數／分數	統計
A1-036	我們的鳥關係		
A1-061	推不倒的那堵牆		
A1-074	六合路裡的某種友情		
A1-088	土風時代		
B1-021	外省姊夫	彭	1
B1-025	抵達靜脈的瞬間		
B3-003	秋霞	張	1
B3-004	台灣星戰計畫全史	李、陳、郝	3

第二輪投票與第一輪投票結果一致。

五、 會議評選結果：

依票數最高選出首獎：B3-004〈台灣星戰計畫全史〉。